

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

越界

下

[日]桐野夏生 著

于近江 等译



JAPAN NOVEL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

越界

〔日〕桐野夏生 著

于近江 等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ALL RIGHTS RESERVED

1998年度日本第50届推理作家协会获奖作品



七

工厂的停车场，表面上看着是平地，其实是一个舒缓的斜坡，晚上很难发现，但经过疲劳的夜班之后，清晨下班时有时会看到自己站的地面歪斜着。

雅子感到略微有点眩晕，两手扶住花冠车的顶部，支撑着身体。汽车顶上，因为夜间大气凝结，满是水滴，就像浸到水里似的，雅子两手湿漉漉的。雅子在牛仔裤上蹭了蹭双手。

想不到那个年轻的巴西人会说那种话。雅子清楚那不是说谎。雅子回忆起那天早上，和雄就像丧家犬似的追随在自己身后。像那天一样，雅子再回头看时，路上已不见和雄的影子。他一定很伤心吧？

雅子受到的打击，与其说是被和雄捡到了丢弃的钥匙，倒不如说是和雄那厚重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忧郁。现在的雅子跟感情无缘，那是她不需要的东西。自己已把退路都截断了，难道自己今后就这样生存下去吗？前几天的孤独感再次清晰地出现在心中。

因为那一天，她越过了界限。碎尸，弃尸，甚至连同回忆她都想抹掉。不过，自己已无法回到从前。雅子想吐，就在车边吐起来。越吐，就越想吐，呕吐感怎么也止不住。雅子跪在车边，一边流泪一边不停地吐着黄色的胃液。



用面巾纸擦过眼泪和口水，雅子发动了车子。不是回家，而是左转弯驶上车辆稀少的、从新青梅公路到狭山湖的道路。路是S形，车反复地左右急拐弯。雅子把车打到二挡，开始爬坡，大清早的，没有车辆来往。途中只是跟开“幼孤”牌机动两用车的老人擦肩而过。

在山间峡谷拦河建坝形成的狭山湖，在桥左右两边平坦展开。浅茶色的土壤围着湖，周围景色就跟迪斯乐园似的，很平坦，弥漫着人工湖所特有的虚假味。伸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湖，还被雅子吓唬哭过呢。雅子说湖里会有恐龙出来，吓得伸树哭叫着，把脸埋到雅子的肚子上，再也不去看湖。想起这事，雅子无声地笑了。

朝阳照在人造湖的水面上，闪闪发光。因为睡眠不足，雅子对过多的光亮感到眼晕。她眯起眼，瞥了一眼湖面，拐上通往联合国教科文村的道路。接着又跑了一会儿山路，不久就看到了她熟悉的地方。雅子把车停在夏草横生的路边。离这里步行五分钟的树林里就埋着健司的头。

雅子下车，锁上车门，披荆斩棘，走进树林。她很清楚，这一举动很危险。不过，她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，只是自然地走着。

雅子从几十米远处，静静地凝视作为参照物的大榉树。树下的草丛中，只有很少的土露出来。周围没有丝毫变化。现在正值盛夏，整座山更是生机蓬勃，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似的，比十几天前更充满生命气息。现在，健司的头大概已经腐烂，溶入土中，成为虫类的可口饵料了吧？这想像有些残



酷，也略感愉快。因为自己把健司的头赐给了大山的生灵。

透过树缝斜照进来的阳光刺痛了眼睛。雅子急忙把抱胳膊的两手分开，遮住阳光，久久地盯着同一个地方。回忆如同开着水龙头的水管里的水，源源不断地流淌，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的飞逝。

那天，雅子怀抱装着健司头的纸袋子，物色埋藏的地方。健司的头很重，双层的商场袋子都几乎脱底，并且，雅子手里还抱着铁锹。雅子一边用作业用手套擦额头上的汗，一边多次倒换手。那时，胳膊感受着健司的下巴，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当时的感触现在仍记忆犹新，想起来还打寒战。

雅子回想起一部叫《格鲁西亚的头》的电影。电影中的男人在大热天的墨西哥一边给将要腐烂的头颅浇冰，一边驾驶“蓝鸟 SSS”飞奔。男人的脸充满愤怒，显得悲壮。雅子想，十天前的自己，在这儿彷徨时，肯定也是那副神情。是的，是愤怒。不知道是针对什么的愤怒。不过，雅子意识到，那时自己确实愤怒了。就一个人，不向任何人求助。是向陷于此种境地的另一个自己的发泄吧？不过，愤怒彻底解放了自己。那天早上，自己确实变了。

雅子从树林里出来，在车中慢慢地吸了一枝烟。不想再来了。雅子掐灭烟，把变速器打到兜风挡。再见了，雅子朝那埋头颅的地方摆摆手。



良树和伸树都上班去了，两人吃饭后乱糟糟的痕迹留在餐桌两侧。雅子把碗筷放到洗碗池中。做什么都嫌烦，干脆就这样睡觉算了？她站在居室当中，直发呆。

现在既不用干活，又不用思考，只有上夜班累得筋疲力尽的身体要求休息。雅子突然想，和雄在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关死灯，无聊地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辗转难眠呢？说不定，正不停地在废弃工厂那连绵无尽的墙壁背阴处走动呢？对想像中的那个孤独的身影，雅子第一次怀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，那个钥匙给他算了。

电话响了。才上午八点多。雅子不想去接，掏出烟，点着。电话却响个不停。

“是雅子吗？”弥生打来的。

“早上好。什么事？”

“嗯，刚才就给你打过电话，没通。你还没回来。今天回家很晚啊！”

“对不起，顺路去了个地方。”

去哪儿？弥生没问，相反气喘吁吁地问：

“喂，看过早报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雅子盯着放在桌子上的报纸。

“那快点看！保你大吃一惊。”

“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总之，快看一下，我等你。”

弥生催促说，语调兴奋、激动。雅子放下话筒，打开早



报。第三版的标题是“k 公园碎尸案的重要嫌疑人浮出”。浏览之后，好像健司那晚去玩过的娱乐场的经营者受到怀疑。似乎是通过另案的方法逮捕、拘留。雅子因事情进展过于顺利，甚至感到了恐惧。

“看过了。”雅子手里拿着报纸，回话。

“好运气，我们。”

“还不清楚呢。”雅子谨慎地回答。

“没想到竟有这种事，真是吃惊。上面写着打架，是吧？我那时就知道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大概周围没人，弥生坦然地说：

“那人回家时嘴也破了，衣服也有些脏，所以我觉得是打架了。”

“我倒是没发现。”

弥生在说活着的健司，雅子在说死后的健司。不过，弥生根本没听雅子的话，只是做梦一般地说：

“那人会判死刑吗？”

“不会。说不定会因证据不足，过几天就放出来。”

“真遗憾。”

“你未免也太残酷了。”

雅子规劝弥生，弥生抗议道：

“可是，健司迷上了他经营的店里的女人。”

“是说他的罪过跟健司一样吗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不过，不是很让人气愤吗？”



“你丈夫为什么会对着女人着迷呢？”

雅子掐灭了烟，也不期待回答，冷不丁地问。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，或许是想起了和雄那档子事。

“不是因为跟我过日子没意思吗？”弥生的愤怒好像还没有平息，“可能是我没有魅力了吧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如果健司还活着的话，雅子一定要问一问他，假设爱上一个人是有原因的话，真想弄明白这个原因。

“如果不是那样，就是对我的报应。”

“报应你什么呢？你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吗？”

电话那边好像陷入了思考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弥生终于回答：

“或许就是讨厌这一点，一定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样的老婆让人放心，但是没情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没错！为什么？我又不是健司。”

很少听见弥生的口气这样粗鲁，雅子回过神来。

“是呀。”

“怎么了？今天的雅子有点怪，抬死杠。”

“我很困。”

“是吗？我最近没上夜班，晚上都在睡觉，没有反应过来你还未睡觉。”弥生找台阶下，“师傅还好吧？”

“今天歇班了。邦子也是。大家都很疲惫。”



“为什么？”

雅子沉默。

“啊，是吗？都怪我。……对，对，健司的保险金已全额发放了。所以，我要给大家发礼金。”

“打算给多少？”

雅子慌忙问。

“每人一百万。少吗？”

“没必要那么多。”雅子干脆地说。“师傅和邦子每人五十万就行了。邦子不给都行。”

“不过，那样她不会生气吗？我得了五千万。”

“保险金的事没必要说，默不作声地给钱就行。另外，能给我二百万吗？”

一直说不要钱的雅子，突然言及钱的事，弥生好像感到吃惊。

“可以……怎么突然间……？”

“作为备用基金，以防万一。能给吗？求你了。”

“明白了。受到了您的照顾，我一定给。”

“拜托了。”

雅子挂上电话，从风平浪静的气氛中稍稍摆脱出来，重新鼓起勇气。尽管如此，假设所谓的娱乐场的经营者是重要参考人，不知道警察究竟多大程度上真正那么考虑呢？现在该认为已经摆脱危机了吗？还有点轻率吧？可能由于多少安心点，睡魔突然袭来。



八

佐竹拘留期满，重返自由社会，是台风过后终于秋风乍起的八月底。

佐竹慢慢登上自己的店所在的大楼外面的台阶。舞场里散乱着时装健美宣传单。佐竹弯腰捡起它们，砣砣砣砣地把它们揉作一团，塞进黑夹克口袋。这是“美香”跟“娱乐广场”繁盛时难以看到的光景。因为两个有生气的店停止了营业，整座大楼也显得冷冷清清。

佐竹突然感到有人在注视自己，抬起眼，位于二楼的酒吧的侍者正紧张地凝视着他。佐竹知道那个侍者曾经作证说自己跟山本打过架。佐竹双手插在短裤兜里，怒视着侍者。

侍者慌忙关上深紫色玻璃门，这真是老板吗？他根本没料到佐竹会出来得这么快。佐竹边感受着透过玻璃门朝自己窥视的侍者的视线，边寂寞地看着被摘下放在角落里的“美香”用作宣传的霓虹灯广告板上贴着“店内改装，暂停营业”的告示。

佐竹因私开赌场盈利和介绍卖淫的嫌疑被调查，以私开赌场盈利被立案。警察的真正目的却是碎尸案，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。熟知警察不好惹的佐竹认为自己很侥幸，可失去的东西也不少。自己借钱起家，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建立起的佐竹王国已土崩瓦解。最令佐竹痛心的是他的过去被众人知道，他的信誉已失去。这无疑会妨碍他东山再起。



佐竹打起精神，从外楼梯走向三楼，因为约好要在娱乐广场跟国松见面。不过，佐竹的宝贝——娱乐广场已经消失。贴金的门板依然如故，招牌上写的却是“东风麻将庄”。佐竹小心地推开已沦为他人地盘的店门，里面只有国松一个人。

“你好。”

“佐竹先生，受苦了。”

店内昏暗，只一张桌子上有灯。国松就跟被聚光灯照射似的抬起头，笑脸相迎。他瘦了一些，可能是照明的原因，看起来有黑眼圈。

“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您受苦了。”

国松欠身打招呼。

“你又玩弄起麻将来。”

佐竹不由自主地说，因为最初见到国松就是在银座的麻将庄。当时二十六七岁的国松是麻将庄的无赖兼跑腿，整天在赌场混。乍看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国松，一坐到麻将桌前精明得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因对年纪轻轻就久经沙场的国松很佩服，所以佐竹开设娱乐广场时最早给他打了招呼。

“开麻将庄也是步履维艰啊！现在的时代，年轻人都通过电脑打麻将了。”

国松以熟练的手法，朝摆在那儿的麻将牌表面抹爽身粉，六张好像是租赁来的桌子，除国松坐的那张之外，都跟葬礼似的盖着白桌布。



“说的也是呀。”

佐竹环视店内，怀念地想起一个月前的盛况：过去这儿有很大的比九点牌桌，客人们都排队等候。

“所以我马上要失业了。”

国松盖上装爽身粉的罐子盖，笑了笑，眼角的皱纹特别明显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听说，麻将庄也快要关闭了，要开卡拉 OK 厅。”

“卡拉 OK？能赚钱的只有卡拉 OK 厅吗？”

卡拉 OK 设备“美香”也曾经有，不愿在人前开口唱歌的佐竹本来就不喜欢它。

“好像哪儿都不景气呀。”

“比九点牌是挣过钱吧。”

“是呀，”国松神情寂寞地点头，接着说道，“佐竹先生有点瘦了。”这时他才第一次抬头看佐竹。

那眼里闪过一丝恐惧。佐竹有杀女人的前科，这次又有嫌疑，店里人都知道了。如此一来，人际关系就变得冷漠了。他们会翻脸不认人地说出“还我的钱”或者“不租给你房子了”等等。国松也不例外吧？信不过任何人的佐竹心里这么想，但是语气很平静。

“瘦了？可能吧，在那地方睡不着。”

实际上，佐竹的拘留生活几乎一直是与不眠作斗争。

国松只是被怀疑非法经营赌场盈利，所以很快被放回来了。此后，由于碎尸案的关系又被多次传唤，因此清楚佐竹



的处境。

“也拖累你了。”

“没什么，是很好的社会学习嘛。只可惜现在太晚了。”

三十八岁的国松说完，就用熟练的手法，从“长城”的一边开始打盲牌，一张一张地翻开玩。吧叽一声脆响，下一张牌又亮开了。佐竹一边看，一边点烟。拘留期间被严令禁烟，所以烟味直入肺中，这才是自由世界的味道。除了烟几乎别无爱好的佐竹尽情地吸了一口。

国松瞥了佐竹一眼说，“不过，那个山本被肢解，真是让人吃惊。”

“混蛋到了哪儿都是混蛋。”

“佐竹先生，你可是说过他是比九点混蛋。”国松笑道。

“啊，时运不济呀。”

“是山本嘛？”

“傻瓜，是我们。”

对佐竹的话，国松“嗯”了一声，点头称是。到底应对佐竹信任到什么程度，很难掌握，连对佐竹杀人他也是半信半疑。国松之所以没离开佐竹是因为他跟女招待们不同，除了赌场，别无去处。

“不过，‘美香’真可惜了。在歌舞伎街，咱们是最挣钱的。”

“哎，不过，事已至此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佐竹在狱中指示“美香”的人员放暑假，暂时关门。但几乎所有持学生签证的中国籍员工都怕跟警察照面，很快便



散尽了。

首先，被怀疑跟台湾黑帮有关联的女老板丽华回了台湾。陈经理好像也躲到了哪个店里，不再露面。听说安娜被早就看好她的店挖走了。女招待们签证有问题的回国了，没问题的跟安娜一样，转到别的店里去了。

在歌舞伎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声势大时，招待们就跟蜜蜂采蜜似的，群集到盛开的花儿那里；一旦背时，就在受牵连之前逃之夭夭。佐竹觉得，大概是自己过去的经历使她们早早地离开了自己吧？

“不干了么？不再开张个‘新美香’什么的？”

国松看着满是爽身粉的白手。

“不干了。”佐竹说，“我决定孤注一掷干一件事。”

国松吃惊地抬眼看着佐竹的脸。

“你不觉得可惜吗？为什么？”

“有了想干的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？有什么事我都可以效力。”

国松揉搓着细长的手指，搓下很多粉末，落到牌上。佐竹不回答，用手慢慢地揉搓脖子后面。自从在拘留所度过那些不眠之夜以来，脖子就发硬，怎么也治不好。如果听之任之，很可能发展成导致烦人的偏头痛的诱因。

“干什么？”焦急的国松再次问。

“想找碎尸案的真凶。”

国松以为说笑话，露出了微笑。

“好啊。跟玩警察捉小偷似的。”



“国松，我是认真的。”

佐竹边揉脖子边说。国松不解。

“不过，找到犯人以后又怎么办呢？”

“是啊，到时再说吧。”佐竹自言自语。其实答案已经有了，当然不能说，“到时再定。”

“进展会顺利吗？有目标了吗？”

国松似乎感到不安，上下打量着佐竹。

“首先，是他老婆。”

“嗯？”过于意外，国松舔了舔嘴唇。

“国松，这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！”

“不会说的。”国松好像看到佐竹心中的阴影，慌忙转过身移开视线说。

佐竹告别国松，走到区政府大道上。中午的太阳还很热，到了晚上就凉爽了。佐竹放下心，走进跟“美香”差不多远的、一个用不锈钢和玻璃新建的楼房。各色招牌说明这里聚集着许多小俱乐部。佐竹确认了要找的“魔都”店面所在的楼层，乘上电梯。他一推开“魔都”的黑门，穿黑衣的经理马上迎过来。

“欢迎光临。”

那个男人看清是佐竹，瞪圆了眼。是陈。

“你小子在这儿？”

陈媚笑，不过不像以前那样讨好。

“佐竹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您今天来做客吗？”陈问道。

“当然了。”佐竹苦笑。



“您指名吗？”

“听说安娜在这儿。”

陈朝里间瞅。佐竹也忍不住往里面看。这个店规模虽比“美香”小，摆着紫檀家具，极具中国风格，很排场。

“您指名是吗？安娜改名字了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美兰。”陈说出一个很俗气的名字。

“那就拜托了。”

佐竹跟在陈的身后走进里面，一个身穿和服、熟悉的老板娘吃惊地抬头看着佐竹的脸，“啊，佐竹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那边的事都搞清楚了吗？”

“本来就没那么回事！”

老板娘是日本人。

“丽华还没从台湾回来？”

“好像是，我也没听说。”

“回来的话，会对她有所不利吧？”

佐竹感到那是指桑骂槐，说自己被怀疑跟中国黑帮有关联，所以没作声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嗨，这次真是飞来横祸呀！”

可能是感到佐竹很严肃，老板娘赶紧改口。佐竹暧昧地笑了，对她那怀疑的眼光很是气愤。他看到里面最边上坐着一个酷似安娜的美女的侧影，但她对佐竹连头都没回。

佐竹坐到陈安排的位子上。靠墙的地方空着，陈却把他



领到一个正中间、坐着极不舒服的小地方。客人们在唱卡拉OK，一结束，女招待们就跟哈叭狗似的，一齐拍巴掌。佐竹厌烦嘈杂，坐到一边。这时，一位虽然年轻却连应酬的日语都不大会的女人来到身边，浮现出做作的笑脸。吵死了，连交谈都不起劲。佐竹默不作声，喝了好几杯冰镇乌龙茶。

“安娜，不，美兰还没来？”

听到这话，那女人马上就走开了。佐竹就一个人，坐了近三十分钟。在此期间，重返自由社会的安心感使得他沉睡过去，那大概只有五分钟，佐竹却感到似乎睡了好几个小时。毫无安逸之感，只是觉得总算无事了，身体放松下来。

一股香水味飘来，佐竹睁开眼睛。不知何时，安娜坐在了面前。穿着白绢套裙，恰到好处地映衬出被太阳晒红的自然肤色。

“佐竹先生，您好。”

已经不再叫哥了。

“喔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是的，很好。”

安娜笑嘻嘻地回答。佐竹清楚，她在内心并没有原谅自己。

“被太阳晒得更漂亮了。”

“是呀，每天都去泳池。”

回答之后，或许是想起了那天，从去泳池之后佐竹就犯了事，安娜沉默了一会儿。她以熟练的动作拿起店家随便写上佐竹名字的苏格兰白兰地瓶子，兑了两杯淡淡的白兰地，